

李箱小说《翅膀》中反抗殖民统治的体现研究

郝悦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理工大学

摘要：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李箱是朝鲜近代举足轻重的文学家，他的小说作品一向以晦涩难解为特点。李箱的短篇小说《翅膀》中通过讲述寄生在妻子身上的“我”终日在小房间中进行思想博弈。一日背着妻子偷偷外出之后，不断扩大了外出的范围。甚至为了方便妻子工作，被妻子鼓励外出。《翅膀》中蕴含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锋，这种独特的非理性是殖民压迫之中的反抗。但是李箱身为知识分子，面对日本殖民者时，有着不敢直言的软弱特性。本文将通过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视角切入，研究李箱代表作《翅膀》中对殖民统治的隐晦的反抗。

关键词：李箱；《翅膀》；疯癫；米歇尔·福柯

In 1910, Japan formally annexed Korea and it became a Japanese colony. Lee Hak was a significant literary figure in modern Korea, and his fictional works have alway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ir obscurity and incomprehensibility. In his short story "Wings," he tells the story of "I," a parasite living in his wife's body, who spends his days in a small room playing with his thoughts. After sneaking out behind his wife's back one day, he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his outings. He is even encouraged by his wife to go ou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her work. "Wings" contains the encounter between huma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this unique irrationality is the resistance in the midst of colonial oppression. But Li Box, as an intellectual, has the weak characteristic of not daring to speak out in the face of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implicit resistance to colonial rule in Lee Hak's masterpiece Wings through the lens of Michel Foucault's *Insanity 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Lee Hak, Wings, Insanity, Michel Foucault

正文：

李箱（1910年—1937年）本名金海卿，生于朝鲜半岛。李箱的小说是韩国19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文风以晦涩为特点。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朝鲜30余年的殖民统治由此开始。李箱（1910—1937）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多部作品。本文将从“疯癫”角度切入，审视李箱的小说作品。通过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视角对李箱作品进行研究。

在《翅膀》中，主人公“我”深爱妻子。“我”不吝自己的语言，不断赞美自己的妻子。这一点可以从《翅膀》开篇处，“我”将妻子赞誉为美丽的花朵中发现。并且，在“我”样子，周围的女子都不如妻子漂亮。但“我”的形象是一个畏惧妻子的丈夫。例如，“我”待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内。只有妻子不在的时候，“我”才能去明亮的妻子的房间中摆弄妻子的物品。更重要的一点体现在，“我”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只能寄生在妻子身上。“我”自认为自己像只小鸡或者小狗一样，妻子供给什么，“我”就只能接受什么。这使得“我”对“妻子”的安排言听计从。

听从安排这一点，同样从外出中体现出来。“妻子”的形象是通过接客维持生计的妓女。为了不妨碍妻子做生意，“我”在妻子的允许下外出。“我”不仅没有能力履行丈夫的义务，而且不断自我欺骗，掩盖妻子是妓女的事实。“我”

清楚的描述出了妻子与客人之间的交往，却依旧装糊涂，认为自己无法弄清妻子的职业。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当中，疯癫是人性的一个侧面。这样非理性的爱欲展现出了主人公“我”在人格上的缺陷。¹“我”为了让妻子进行性交易更方便一些，要为妻子留出空间。这样的非理性爱欲体现出一种疯癫的特质。这一点无疑与理性的道德规范相违背。这也是“我”与妻子在情感上的困境。

妻子在婚姻关系中，不仅与“我”存在沟通上的不畅，而且肩负沉重的生活经济压力。情感上的孤独与经济上的压力，促使了妻子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维持生存。

同样面对情感困境的“我”，不敢面对现实中的挫败的自己。蜗居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等待妻子通过接客来供养自己。与此同时，“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是不断的自我欺骗。面对自己内心中花一样的妻子，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只能看着妻子为了生存而不断接客。在这样的非理性爱欲之中，深层的是逃避和软弱。

李箱做为文人，在面对日本殖民入侵，体现出了异曲同工的退缩。当李箱面对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者所践踏时，虽然内心有反抗情节，但却不断在现实中退缩，最终呈现出软弱的姿态。

“我”渴望得到妻子的关注。“我”和妻子的夫妻关系得以继续的原因是妻子仍然照料我。但这种照料局限在维持“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为了引起妻子的关注，把妻

子给的钱扔到了厕所里。等待妻子的责备。这种极端的做法，无非展现出了“我”对妻子的渴望。

“我”渴望维持夫妻关系，希望通过给妻子金钱来获得性关系。但妻子与“我”维持性关系则会导致金钱收入的下降。最终，妻子为了让“我”晚些回家给“我”纸币。这意味着，金钱与“我”之间的天平，妻子选择了金钱。此时，为了供养丈夫屈身自己的妻子，与当时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摧残的朝鲜半岛仿佛有影子重叠在一起。笔者认为，这展现了李箱对于朝鲜半岛的忧虑。

由于“我”的生存依赖于妻子的工作，因此“我”总是处于卑微的状态中。此时，朝鲜半岛无力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国民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下谋求生存。日本殖民者与国民侵略、剥削这样的不对等关系，导致国民产生怯懦与压抑。出卖自己来供养我的妻子好似朝鲜半岛的主权。

其次，“我”对自己的欺骗和不敢承认妻子是妓女的事实，是一种逃避和懦弱。由此可以认为，李箱作为朝鲜半岛的文人，面对日本殖民者对于朝鲜半岛的侵略，一方面是为国家的沦陷而悲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无能而羞愧。与夫妻关系有相同之处的是，李箱对于朝鲜半岛的殖民控制由自我欺骗转为逐渐觉醒和纠结。

《翅膀》中，这一逐渐觉醒与纠结是有“我”的不断外出体现出来。最终，夫妻关系因欺骗而破裂。最终，“我”站在天台，渴望生出翅膀飞下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渴望解脱的呐喊。

《翅膀》中，妻子的职业是妓女。李箱在作品的创作中时常使用妓女的元素。这种阴暗的交易反映出抽象化关系。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李箱生存环境的影响。李箱自幼被亲生父母过继到伯父家。伯父金海弼崇尚开放的生活。李箱自幼在伯父家长大，直至1932年金演弼去世为止，一直生活在伯父家。伯父的人生态度、生活作风在李箱身上也可窥见一二。可以推断，李箱的性格中有伯父金海弼的影响。

再加上伯母对自己的苛责，造成李箱内心对于女性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实则中蕴藏着权力关系与对日本殖民侵略者的反抗与纠结。

丈夫的无能更像是面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手足无措。而妻子的不忠，也是由自己的无能所导致的。

一方面丈夫希望可以和自己的妻子拥有浪漫的关系。但另一方面自己无法克服懒惰和无能的本质，享受牺牲妻子为自己带来的便利。

李箱面对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时，内心同时存在反抗与屈服两种想法。反抗是出于民族自尊。屈服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殖民者权力镇压的恐惧。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已经高度依赖日本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和便利。

殖民统治充满血腥与暴力。弥漫的阴森恐怖气氛使得韩半岛人民成为日本殖民者权利的玩物，处刑是日本殖民者在宣誓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政治仪式，以及对于冒犯者的报复。

李箱身为韩半岛民众，与日本殖民者力量悬殊。这是一

种不可逆转的差距。也因此，李箱在萌生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之心后，又产生怯懦。日本殖民者利用规训，使得李箱内心充满纠结。一边是割舍不下的先进文化，向往去东京一探究竟的心情。另一边是对自己的不齿。

李箱对自身的怯懦开始了惩罚。这种惩罚使得李箱陷入疯癫。即理性的对立面。而惩罚并非单指肉体，而是深入灵魂。其中包含了情欲、失控等。不断的进行批判性思考。

首先，米歇尔·福柯认为，疯癫的具体概念已经被现代司法体制、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的重组和分割下变得模糊不清了。²因此，可以说，疯癫并非单纯的精神疾病。由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伦理等制定出理性规范。而疯癫属于违背了这一规范。基于此，笔者认为李箱的疯癫是理性对立面的一部分。结合时代背景，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的理性是由当时的日本殖民者所制定的。《翅膀》中，主人公“我”的喃喃自语是李箱将内心独白掩藏在其中。“我”虽然肉体颓废，终年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之中开展精神畅想，但是“我”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受性异常灵敏。为了抵御现实中的挫败，主人公“我”装作一无所知、自欺欺人的姿态。

其次，疯癫的内涵并不是一直不变的。疯癫的内涵取决于社会历史及权力结构的变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文化思想都影响着疯癫的内涵变动。此时，《翅膀》中非理性爱欲的疯癫的定义与内涵可以说与日本殖民者制定的规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日本殖民者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殖民者对朝鲜半岛各方各面进行了权力夺取，并规范出符合殖民统治的规则。这种规训除了血腥暴力的手段之外，还有强制输入的先进文化。

米歇尔·福柯认为，疯癫和疯人的禁闭看似是对非理性的矫正，实则是权力规训使其沉默，利用权力规训出新的秩序。疯人的死亡与毁灭，宛如水。水处于混沌无序的不断流动的状态之中，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与结局。³在李箱的小说作品中，爱欲是突出疯癫的重要一环。李箱小说作品中的爱情，时常出现女性不忠的现象。而主人公与女性的相识多出现在酒肆场所。也因此，李箱的爱欲情节展现出一种褻慢的视感。爱欲已经突破了理性的情感与伦理。在以非理性的背叛为常见对象的小说中，反思非理性爱欲的产生成为了重要的一点。因此，笔者认为，这一非理性爱欲的象征，是李箱对日本殖民者欲进行反抗，但又心生怯懦，呈现躲避姿态的一种表达。既是内心的自责，又是无法割舍日本先进文化与恐惧血腥暴力的表现。最终，以褻慢的形式，尝试突破理性的情感与伦理，进行自嘲。

参考文献：

- [1] 권영민 편. 이상 전집 2[M]. 태학사, 2013.
- [2]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疯癫与文明[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3] 金柄珉. 朝鲜文学史(近, 现代部分)[M].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2.
- [4] 金允植. 李箱研究[M]. 首尔: 文学思想家, 1987.